

山東文藝出版社

年度情感大戏

两

赵冬苓 著

天星



目 录

MU

LU

第一章 (1)

她呆呆地望着夜空：雨水洗刷过的夜空，满天星斗，星光皎洁璀璨。淡青色的星辉洒在她身上，也映出了她清秀姣好的面容。渐渐地，女人的嘴边露出了一丝笑容，但这笑容却让她平静的面孔一下子狰狞起来。她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站了起来，看着自己亲手堆好的坟茔，喃喃地说：“孩子，忘记你可怜的妈妈吧。”她默默地说了几遍，然后毅然转身离去，很快就消失在夜幕中。



第二章 (23)

夜色不知不觉降临。何麦沿着铁路线顽强地走着，一边走一边抬起头来。头上是灿烂的星空，天河仍然浩浩荡荡，一如不久前的那个夏夜。她看着头顶的星空，喃喃低语：“巧巧，巧巧，你在哪儿呢？”





第三章 (47)

突然一阵刺耳的、急促的刹车声从院子外的马路上传来，阻断了王大丰的言谈，然后又是一声闷响。人群一阵骚动，纷纷向外涌着。正在接受采访的王大丰见状急忙向门口跑，同时大声问：“怎么啦？出了什么事？”他看到一个面孔熟悉的老汉突然发疯一样叫着向外跑去，他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一下子愣住了。



第四章 (69)

垛山山坡的草地上，已经叫了小妹的巧巧和小强牵着一只小羊正在玩耍。孩子清脆的笑声在山里回荡着。小强牵住羊，扶着小妹叫她骑上去，小妹上不去，一边笑一边叫着哥哥。小强放开了羊，过来吃力地抱着小妹，刚把小妹抱到羊背上，小羊一下子跑了，两个孩子一起被摔在地上。看着彼此摔在地上的模样，他们开怀大笑起来。清爽的山风轻拂着两个孩子天真的笑脸。



第五章 (87)

院子里的街坊邻居依然还围着小妹评头论足，甚至有人走到她跟前摸摸这儿，动动那儿，小妹像触电一样扭着身子，痛苦不堪。贺勤再也看不下去了，他不声不响地从屋里走出来，走进人群，拉起小妹的手，一言不发地把她领走了。邻居们惊讶地看着。贺勤妈更是吃惊，好久才回过神来，不由得高兴地扯起了衣襟抹泪。



第六章 (121)

“这真是命，我没能上完高中，小强上了。这孩子，

他是替我上的。今天，当着在座的，我周慧说一句话：从今以后，我哪也不去了，我就在家里，好好过日子，专门给我儿子当妈，当个好妈，供着我儿子读高中，上大学，让我儿子成人，成个好人，有出息的人。我周慧说话算话。”……“我周慧若再干对不起我儿子的事，就让我这酒杯一样！”



第七章 (143)

墙头上，小强的脸已经完全被痛苦扭曲得变了形。他看不下去了，顺着墙头直溜到地上，身体痛苦地蜷缩成一团，直着脖子，两手撕着领口，无声地干号着。……



小强终于喊出了声音：“你滚！”

第八章 (167)

……小妹又把那双小红鞋拾出来放到枕边。她躺下来，却怎么也睡不着，脑海里翻腾的全是从离开小镇到来到市里一路所见的景象：绿色的火车、反射着夕阳的湖水、高楼上闪烁的霓虹灯……



第九章 (189)

“贺勤，不认识了？”小妹说，“我刚才也像撞了鬼似的。你倒说说看，世上哪有这种人啊，一走就没了消息，就和蒸发了似的，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，谁知道——”

她抬起头，两个青年仍然各自站在老地方，一言不发地互相打量着。



第十章 (211)

“傻孩子，傻孩子啊，你啥时候才能懂事啊？你再疼她，再爱她，也不能惯着她啊！贺勤，你别难过，女人啊，我知道，你等她回来，今天就和她圆房。小妹的品性我心里有数，只要你们圆了房，我敢保证，她再也不会找小强去了。”



第十一章 (231)

王重光打了一个寒战，赶忙起来打开了大灯。一抹额头，才发现自己已是满脸大汗。他擦擦汗，坐起来，喃喃道：“面对，我要面对，我要面对。”



他慢慢抬起头来，看着四周，把大灯和床头灯都熄灭，躺下去。

第十二章 (253)

王大丰打开了信。信上的字体十分工整，一笔一画的，一看就是用了心思，寄托了希望的。王大丰嘴里默念着：“尊敬的领导，我怀着万分



焦急的心情，向您求助，希望您百忙之中看看我这封信，帮助我妹妹找到她在宁海离散十八年的父母……”信的末尾署名是贺勤。

第十三章 (281)

李天雷对着电话接着说：“这么说，她也可能是被拐卖过去的？”突然他猛一拍自己的脑袋，“天哪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哪儿不对来了——她的口音，她在模仿当地的口音，可是不像。重光，她是不是被拐卖过去的？”



第十四章 (307)

对面，四贵正巧舌如簧地对女孩们说着什么。女孩们惊喜地说着笑着，用信赖的眼光看着小强，小强也笑着应和着。随后，小强领着女孩们走了，四贵则留在原地，用得意的目光看着他们远去。



第十五章 (331)

“哼，你是长大了，教训开你妈了。”周慧恨恨地说，“小妹，死了你的心吧，妈不会按你说的去做的。你要是想揭发，想把养你疼你



的妈送到监狱里去，你就干吧，只要你晚上能睡得着！”

第十六章 (353)

“小妹，当你向警察救助，希望这个社会能理解你的痛苦，帮助你寻找失散了十八年的家的时候，你想过你对这



个社会应该做些什么吗？”王重光问，“你就准备一辈子这样生活，永远等着别人帮你？小妹，你和你父母失散十八年，应该最知道亲人分离的痛苦。你的小强哥哥正给别人制造着这种痛苦，这你想过吗？”

第十七章 (377)



小强躺在他怀里，吃力地睁开眼睛。午后的太阳十分炫目，他努力地看呀，看呀，刺眼的光线中，垛山的那片绿树林又出现了，小妹美丽的身影在林中跑着，稚嫩的笑声在林中回荡着：“小强哥哥，小强哥哥……”

小强笑了，颤抖着伸出手去，在虚空中摸了一把：“小妹，小妹……”

第十八章 (403)

「她小的时候，夏天的晚上，我在院里干活，她就爱趴在我腿上数星星，还让我给她唱歌听。不知道这孩子现在在哪里，也不知道这会儿是不是也在看星星。」何麦皱皱眉头，每一次提及往事对她都是一种折磨，她叹息道，「孩子没了，家也散了，我那时候死的心都有了。」

……

第十九章 (425)

周慧摇摇头，还是不肯起来：「小妹，是我把你从你妈身边偷走的，是我夺走了你的妈妈。」

可是，我当时真的不是为了卖你挣钱。我刚死了一个孩子，我看到你好可爱，就一顺手——小妹，小妹，你能懂我吗？」

……

周慧泪如雨下：「你的家就在宁海，在阙里。」

第二十章 (455)

突然，她愣住了——橱子里，整整齐齐排着十八双鞋，从小到大，全部是红色的。小妹颤抖着伸出手去。她慢慢拿起一双鞋，仔细看着，又拿起另一双看着。突然她痉挛似的扑过去，拉开自己的包，在里面翻出自己那双一直保存着的小红鞋。她把宝贝一样地藏怀里，胆怯地回过头，看着她刚刚从橱子里拿出来的一双鞋子。她把其中最小的一双拿起来，和手里的鞋比着。鞋的大小、颜色和式样都是那么的相像。



第一章

满天星 mantianxing



大雨如注，原野上一片狼藉，只有闪电不时地划破天空，青白的光亮霎时间照亮了黑夜，两根钢轨在闪电中闪着冷森森的光。闪电的亮光也勾出一个女人在原野上跌跌撞撞疾走的身影。从身体的轮廓看，她已经临产了。女人一路走，一路抱着肚子踉跄，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。

又是一道闪电。闪电过后，女人不见了——她躺倒在地下泥水里，在惨声哭叫着。此时，她在经历一个女人最痛苦、最需要别人照顾的过程。她惨白的面孔上布满了绝望，两只手死死地抓住路轨边的青草，她的双脚痛苦地四下乱蹬着，一只鞋早已不知道丢在了哪里。

女人声嘶力竭地哀鸣着，她凄厉的呻吟声间杂在雷鸣和暴雨声中。

一列客车从铁路上驶过，车窗里明亮的灯光投射在疾雨密布的原野上，也照出地上的女人痛苦挣扎的身影。客车过后，一切又归于黑暗，只有风声、雨声和雷鸣声。

突然，一声婴儿响亮的哭声划破了夜空。

女人却像死了一样躺在泥水里，一动不动。耳朵是她此时唯一灵光的器官，她用尽全力去聆听婴儿哭泣的声音。然而，婴儿的哭声从嘹亮到低沉，终于变得悄无声息。当女人

的耳朵里又只剩下雷鸣时，她猛地坐了起来，向一道横过雨幕的闪电怒吼着：“我的孩子！”只吼出了一声，她便颓然晕倒在铁轨边。

雨已经停了，夜也恢复了宁静，四周只听到虫声唧唧。

女人跪在那里，用双手在地上挖了一个坑，把一个小小的包裹放进了坑里，又用双手把坑填了起来，堆成了一个小小的坟茔。

坟茔堆好了，女人仍旧跪着，把头埋在地上，良久，又顺势一倒，平躺下去。

她呆呆地望着夜空：雨水洗刷过的夜空，满天星斗，星光皎洁璀璨。淡青色的星辉洒在她身上，也映出了她清秀姣好的面容。渐渐地，女人的嘴边露出了一丝笑容，但这笑容却让她平静的面孔一下子狰狞起来。她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站了起来，看着自己亲手堆好的坟茔，喃喃地说：“孩子，忘记你可怜的妈妈吧。”她默默地说了几遍，然后毅然转身离去，很快就消失在夜幕中。

夜空中，繁星满天。

二

一辆警车从外面驶进宁市公安局，局长王大丰坐在后座上。他四十岁左右的样子，相貌十分英武。车从门口经过，门口的哨兵向他们行礼，王大丰突然喊了一声：“停下！”因为他看到路旁接待室门口的台阶上，一对农民模样的老夫妻正坐在那儿期期艾艾地哭。

车停下来，王大丰从车上下来走向那对老夫妻。老两口只顾了哭，没发现他。

王大丰弯下腰来问道：“老人家，哭什么？出了什么事情？”

两人诧异地抬起头来，看到一身警服的王大丰，几乎同时扑上来，一下子双双跪在王大丰脚下。王大丰吓了一跳，赶快去拉他们，却哪儿拉得起来。

老头边叩头边说：“首长，首长，救救俺吧。”

老太太也说：“帮俺找找萍儿吧，首长，俺们永远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啊。”

王大丰说：“起来，起来，起来我们说话。需要我们干什么？”

两人仍不肯起。王大丰拉不起他们来，回头喊自己的警卫：“来，帮一把，把他们带我办公室去。”

两位老人被领进办公室，坐在沙发上，警卫给他们倒了杯茶。王大丰拉了一张椅子坐在老人面前，跟老两口说着话。

老太太抹着眼泪说：“俺萍儿走的时候才十七岁，刚考上高中一年级。乡下的孩子能考到城里的高中，三里五村都替俺家高兴，谁知道——早知道这样，俺不让孩子上学了。”

老头说：“可孝顺的孩子哩！怕家里拿不起学费，暑假不回家，说要自己打工挣钱，谁知道这一走就再没消息了。四年了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这丫头到底在哪儿啊？”

王大丰问：“孩子走前给你们说什么了没有？”

老太太说：“那天村里来叫我，说闺女给我来电话了。我慌慌张张跑到村公所，孩子在电话里说她找到了工作，跟着人家走了。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那边就说要上车了，闺女挂了电话，从那就再没消息了。四年了啊！”

王大丰皱起了眉头，问：“你们报案了吗？”

老头急道：“报了，咋能不报哩。警察也帮着到处找，寻人启事贴得满大街都是。可一次次来问，就是没消息啊！”

老两口说着又忍不住哭起来。

王大丰同情地看着他们：“老人家，别哭，哭也哭不回孩子。你们有孩子的照片吗？”

“有，有。”老头忙不迭地点着头，又回身对老伴说，“快，快拿出来给首长看看。”

老太太从里面兜里拿出个小布包，一层层打开，拿出一张一寸的黑白照片来递给王大丰，说：“还是考初中的时候照的哩。考高中的时候又要照片，闺女懂事，知道家里没钱，就把这张照片冲了几张。早知道，该让闺女照张新的呀。”

王大丰接过照片，照片上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，有

点儿模糊不清，正怯生生地看着这个世界。

“孩子叫什么？”王大丰问。

老头回答说：“大名赵巧萍，小名萍儿。”

王大丰又问老太太：“能把这张照片留给我吗？”

老太太说：“能，能。俺还有一张哩。”

王大丰又问：“你们家是哪儿的啊？”

“城北桥头马庄的。”老头说。

王大丰点点头：“好了，我知道这件事了。老人家，时间太久了，我不敢打包票，但我敢保证的是，我一定尽全力，帮你们把你们的女儿找回来。”

老两口听了同时放声大哭，又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，连连向王大丰磕着头。

“恩人，恩人啊。”

“恩人，来生俺变牛变马都报答您啊。”

王大丰赶快去搀他们：“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。我是警察，这是我的职责嘛。”

两位老人互相看着，流着泪的脸上都露出了庆幸的笑容。老头捅捅老伴说：“萍她妈，萍儿能回家了。”

老太太呜呜地又哭又笑：“我苦命的孩儿能回来了。”

王大丰感慨地望着他们。等送走了二人，他回到办公室里，仔细地看着手里的那张小照片，小声嘀咕着：“会在哪儿呢？”

在熙熙攘攘的小镇上，有一个不起眼的破旧的茶馆。朝街的门面里摆着一张麻将桌，几个男人正在那儿搓麻将。

宋昌河很投入地搓着。他今天手气不错，连连吆喝着：“听了听了听了啊，你们等着，这就自摸。嘿，来了，和！”

他一下推倒了面前的牌，其他三人一起伸过头来，眼巴巴地看着：

“见了鬼了，回回他和。”

“还是自摸。”

宋昌河得意地笑起来：“拿来吧，拿来吧。”

三人垂头丧气地掏钱给他。

茶馆跑堂的过来喊：“昌叔，外面有人找。”

宋昌河头也不回：“谁啊？叫他进来，看不见我忙着呢吗？”

跑堂的说：“她不肯。她说有要紧事，一定要昌叔出去。”

宋昌河一拍桌子，骂道：“狗屁要紧事，要紧还不进来？老子忙着呢，别打扰我了。”

跑堂的伏下身子，趴在他耳边小声地说：“是个女的。她说，你要不出去会后悔的。”

宋昌河一愣，对跑堂的说：“那你小子替我搓两把，别他妈给我倒了运啊。”说完起来，趿着拖鞋出去了。

从茶馆里出来，他四处张望了一下，不由得愣住了——周慧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，正用胜券在握的目光盯着他，她的身后还站着两个联防队员。

宋昌河不由得后退一步。

两个联防队员走过来，其中一个走到宋昌河身旁，回头看着周慧问：“拐卖你的是他吗？”

周慧没说话，只看着宋昌河。宋昌河眼瞅着靠近他的联防队员的一只手已经搭到自己肩上，急忙用哀求的目光看着周慧。

周慧摇摇头：“不是他，我认错了。”

宋昌河松了一口气。

“你看清楚了？”

周慧说：“看清楚了，不是他，只是和他长得像。”

那个联防队员松开了宋昌河。

另一个队员说：“那好吧。发现什么线索，及时向我们报告。”

周慧殷勤地答应着：“哎。辛苦二位了。回去啊，同志？再有什么发现我就去找您。”她寒暄着，把两个队员送走了。

这半天，宋昌河一直没敢动。

周慧目送他们远去，回过头来对宋昌河一笑，说：“你当我是认错了？”

宋昌河讪笑道：“哪里，哪里。咱俩不是老交情了吗？”

“呸！”周慧啐了他一口，“我找你商量点儿事，看你成不成气。”

宋昌河把周慧带到茶馆后院的一间屋里，他去前面张罗饭食。屋里很暗，没有后窗。周慧站了一会儿，好不容易才分清屋里的陈设：几张横七竖八排着的床，床上搭着肮脏不堪的蚊帐。她走到其中一张床前，扯起床上的被单看了一眼，丢下了，又回头看看门，走到门前抓住大铁锁晃了晃。一时间千头万绪涌上来，让她面色复杂。

正想着，小院门开了，宋昌河手里提着几兜食品和两瓶酒进来，一进门就热乎地说：“吃饭，吃饭。饿了吧？几年了？五年了吧？你出落得更漂亮了。”

周慧没搭他话茬，而是问道：“这地方，你怎么舍得让它空了？”

宋昌河涎着脸说：“我早就不干了。我这会儿就在镇上开麻将馆，你又不是没看见。”

周慧狠狠地说：“呸！狗还能改了吃屎！”

宋昌河直勾勾地看着周慧说：“哟，几年不见，这丫头说话咋这么粗呢？也不怕人笑话。”

“你看着我干什么？你卖过我两回，还想再卖第三回？”周慧抱着胳膊，冷冷地同他对视着。

宋昌河笑着说：“哪能呢？我那是帮你找婆家。”

“要打这算盘，你就早点儿收回吧。告诉你，我报了案，是警察带我来这儿找人贩子的。今天他们已经认识你了，要是我出点儿啥事儿，你就在家里等着吧。”

“你听听，你听听，你都扯哪去了？咱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再说咱俩还办过那事儿，一日夫妻百日恩嘛。咋样？这第二个男人比第一个强吧？”

“滚你的！”

宋昌河故作惊讶地说：“还不行？不要紧，放着这么俊的人，还能找不到好婆家？不行我再……”

周慧冷笑道：“死了你的心吧。昌叔，你现在的小命，在我的手里。你是想接着做你的生意，还是进局子，你自己说

吧。”

宋昌河打量着她问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要做生意，咱联手。要做够了……”

“联手？行啊。我正愁没个女帮手呢。”

“没女帮手？原来的那个呢？”

“那个？早跑了。挣大了，自己干去了。”

周慧遗憾地叹道：“跑了？我还打算回来把她卖掉呢。”

宋昌河笑了：“那慌什么？两座山碰不着，两个人还碰不着吗？唉，这会儿的女孩儿越来越精，看男人都和看贼似的，你怎么说她们也不上钩。有个女人就不一样了。好，联手，说吧，怎么联？”

周慧一把把宋昌河手里的食品袋拽过来，说：“我饿了，边吃边谈吧。”

一会儿工夫，屋里的破木桌上已是一片狼藉，两个人面对面坐着，每人拿一个酒瓶子当酒杯。周慧喝得有点儿多了，还拿着酒瓶子往嘴里倒，宋昌河瓶里的酒没下去多少，正用鬼鬼祟祟的目光偷偷地打量着周慧，不知在想什么主意。

周慧说：“那年我才十七岁，上高中哩，要不是碰上你，说不定我也上大学了。人这辈子，人这辈子啊。”说着又往嘴里倒了口酒，然后一下子扑倒在桌上。

宋昌河打量着她，轻声地说：“睡了？”

周慧一动不动。

宋昌河又轻轻碰碰她，周慧还是没反应。

宋昌河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，绕过来，想去抱周慧，不料周慧却一把把他伸过来的手抓住了，猛地抬起头：“想再把我卖一回？”

宋昌河吓了一跳，忙说：“哪里？我是看你醉了，想送你上床。”

周慧恶狠狠地说：“告诉你，要是能再让你卖上第三回，我也就不回来找你了。趁早老实点儿！”

宋昌河连连地点着头：“老实，老实。”

周慧恨恨地看着他的面孔说：“过来，你过来。”

“什么？”宋昌河不明所以。

“你靠近点儿。”

宋昌河误会了她的意思，淫笑着把面孔靠近。

周慧问：“还记得不？那年我十七岁，就在这间屋里。我跪在地上求你，给你磕头。就在这张床上，你把我糟蹋了。”

宋昌河嘿嘿笑道：“我——我那是喜欢你。”

周慧突然扬起手，狠命地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，厉声地说：“告诉你，从今往后谁也别再想从我周慧身上讨一点儿便宜。过去的那个我，已经死了！”

宋昌河捂着脸看着她，他眼里的周慧面目狰狞，目露凶光，显得十分可怕。

三

夏夜，凉风习习，三岁的巧巧躺在凉席上，她亮晶晶的小眼珠看着满天亮晶晶的星星。母亲何麦手持一把扇子，给她扇着蚊子。

巧巧指着星空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你看，天河，天河。”

她们头顶的夜空，天河浩浩荡荡，横贯夜空。

何麦温柔地看着可爱的女儿，哄她说：“睡吧，巧巧，睡吧。”

巧巧问：“妈妈，牛郎星呢？牛郎星在哪儿？”

何麦指着说：“看，天河的这边，那颗最亮的，两边一边一颗小星。那是牛郎挑着他的两个孩子，一儿一女。”

巧巧仔细看了好一会儿，又问妈妈：“哪有两个呀？只有一个。”

“怎么会一个？那不明明两个吗？”

“我只找到一个。牛郎爸爸把孩子丢了。”

何麦在女儿身上轻拍一下：“胡说。当爹妈的怎么会丢了孩子？那不，那颗稍微暗一点儿的。”

巧巧瞪圆眼睛又看了一会儿说：“我看到了。可是为什么这颗暗呢？”

何麦说：“因为这个孩子年龄小，是小妹妹。”

“噢，我知道了，等她长大了就亮了。那，她妈妈呢？织女呢？”

何麦又指着天空说：“你顺着妈妈的手看，在天河对面的那颗，她的前面，有四颗小星，像个梭子。看到了吗？”

“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她比牛郎爸爸还亮呢。”巧巧高兴地拍着手。

何麦说：“因为她想念她的孩子，她得让自己亮一点儿，好让她的孩子能看到她。”

巧巧似乎把这句话听到了心里，不说话了，像大人一样默默地看着星空。

何麦看着乖巧的女儿，无声地叹息一下，爱抚地拍拍她：“睡吧，巧巧，天实在不早了。”

巧巧突然看着她，目光里充满了依恋：“妈妈，我怕。我要你抱着我。”

何麦看着女儿，想说什么，没说，把她抱起来。巧巧很舒服很妥帖地躺在妈妈怀里，勾着妈妈的脖子。

何麦柔声地问：“还怕吗？”

巧巧说：“不怕了。妈妈，你给我唱歌，你唱歌，巧巧睡觉。”

何麦抬头看看星空，又看看女儿，柔声唱起来。这是一支朴素的、关于星星和妈妈的摇篮曲。巧巧安静地闭上眼睛，慢慢进入了梦乡。何麦低头看着她，继续哼着。

她们的头顶，星空浩荡。

待孩子睡熟了，何麦小心地把她抱进屋里的大床上。她自己又走到桌子前，从桌上的箩筐里拿出一双鞋来——这是一双小红鞋，一只已经做好了，另外一只正在上鞋帮。何麦用力拉着麻线，缝上了最后一针。她没有想到，这密密实实的针脚，就此把女儿送上了不可知的行程。

夜深了，何麦把做好的小红鞋整齐地放到巧巧枕边，呆呆地看着女儿熟睡的小脸，伏下身去轻轻吻了一吻。

一早，何麦推着自行车穿行在去镇法庭的路上，车后座